

臣門

群書集事淵海

十六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六



臣門

諫諍

指君之失進言諫諍者

比干諫紂見殺新序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夷齊諫武王伐商史記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

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富辰諫伐鄭 國語

周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閱乃內侮而雖閱不貳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勲力于平桓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繇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於他利乃外矣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以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

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太子晉諫壅川 國語

周靈王二十三年穀洛闕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夫山之氣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陞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之賸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六二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其淫心遂稱共工之過堯用殛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

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其之從孫四岳
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豈九山決汨九川陂障
九澤豐殖九數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
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蟬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
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績克膺帝心皇天嘉
之昨之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七社致富生也
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
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絜多寵皆之王之後也
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百官奉祀節猶
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一及世
失之也必有愾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
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絜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

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
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
時動蘇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明昭融命姓授氏
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記其廢興
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
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失一川之神使至於乎明以
妨王宮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
飾者嘗焉佐闢者傷焉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旆旐
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泚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
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弼立早民有怨亂猶不可過而况神乎王將
防闢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闢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之自我
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

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文武成康而僅
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
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如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
禍十五其不濟乎吾不以中微懼其何德之修而少元王室以逆
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
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
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廟也天子孫為隸
不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
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豈辱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也天所
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以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
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欲用節宮其以
微亂也度之天神則非也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

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
民之憲言則皆亡王之為也上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失
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持
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墜之及景王
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石碻論教子義方左傳

魯隱公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
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
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
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
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

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辱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僖伯諫觀魚左傳

魯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義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

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曹劌諫觀社左傳

魯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御孫諫刻楹左傳

魯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楹非禮也大夫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里克諫使太子專征左傳

魯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

奉冢祀社稷之案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備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竇武子諫衛侯改祀 左傳

魯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寡公今祀相竇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

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樂豫勸厚宗族 左傳

魯文公七年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庇况國君乎此諛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士貞子請復荀林 左傳

魯宣公十二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聞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治區勸柔服費人左傳

魯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子胥忠諫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

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以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顏燭諫齊景公遊海上說苑

齊景公遊於海上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紂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

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所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
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諸御已諫上築臺說苑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
諫者皆死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諫王其
耦曰吾聞說人主者皆間暇之人今子特草茅之人諸御已曰
君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
入見莊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對曰已聞之上負水者平木
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公百里民之費
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臣聞唐侯不用宮之奇
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召只羈而宋并之
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越不用蹇叔之

言而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
王叔於而周室卑此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
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說
寡人者不足以動吾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
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
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
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里革諫宣公夏濫國語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淵取魚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

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

始發也水虞於是乎講眾罟罟音孤罟音柝水虞魚取名魚登川

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屬是時陽氣起故令國人

取之所以鳥獸孕水蟲成謂春獸虞於是乎禁置羅藉魚
 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時謂春獸虞於是乎禁置羅藉魚
 鼈以為夏稿就也夏不得取故此時撰刺魚鼈以為夏儲助
 生阜也鳥獸孕水蟲成時謂春獸虞於是乎禁置羅藉魚
 鹿常作聖設穿鄂成水也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
 以實廟庖畜功用也時實宗廟庖厨以畜四且夫山不槎葉
 日葉澤不伐天草木魚禁鯤魚未成魚也獸長麇麇日麇
 麇子鳥翼翼成也生情曰舍蚍蜉子舍不取也蚍蜉蕃庶物也
 古之訓也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罍獨罍貪無執也執極
 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罍也為我得法使
 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告也音審師存侍御樂師也曰藏罍不如置
 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子胥諫吳王定趙 吳越

吳王夫差伐齊越王勾踐之師從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
 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
 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
 外復求怨微幸他國猶治救癘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癘
 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
 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頃大王
 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
 狂惑之心無能益國

保申奉先王命答諫楚王 說苑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露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舟
 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
 黃之狗箇露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

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箸之矧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今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

申胥諫吳陰越伐齊

國語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攻其謀

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以民殷衆豈甲兵越之在吳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閭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其盍亦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不郭陂漢以象帝舜麗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服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

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鯨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兵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箇負矢將百群百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

李梁諫魏伐邯鄲

戰國策

魏安釐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行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土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趙文諫武靈王胡服

戰國策

趙武靈王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丁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心無蔽言國之務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王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浴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怨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無王之圖之王胡服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狂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以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愈至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此且循法無過備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

周昌極諫高祖廢嫡前漢

周昌漢高帝三年拜為御史大夫敢直言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心高帝遂得驕昌項問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陛下所樂糾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曰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昌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叔孫通諫廢嫡前漢

叔孫通漢高帝九年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魯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一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

釋之諫用一辯前漢

張釋之字季陽漢文帝時拜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晉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文帝曰更

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番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一四長者又復問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以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番夫口辯而趨遷之臣恐天下隨風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曰善過止不拜番夫

素盞諫帝 馳車前漢

素盞漢文帝時任益為中好直言常引大體慷慨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益覺轡上曰將軍怯邪益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

乃山

素盞諫摧 打厲王前漢

素盞漢文帝時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一弗許淮南王益橫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弟頃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必死陛下竟以為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益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

郅都諫景帝 逐彘前漢

郅都以郎事漢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晉姬在廁野填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

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曰逐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知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安國諫梁王出驥臣前漢

韓安國字長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文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廼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丞相爰盎景帝遣使捕詭勝安國聞詭勝匿王所廼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女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

江用官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竊有如太后宫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

賈誼諫封淮南四子前漢

漢文帝欲封淮南王四子太傅賈誼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乎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

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剗手以衡仇人之凶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恃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剗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剗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

枚乘諫吳王濞不聽說苑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三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

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錚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聞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

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羗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經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蘩可引而絕可擢拔據其未生先其末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比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方朔諫起苑 前漢

東方朔字曼倩武帝始為微行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

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鄴社之民東方朔諫曰夫西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沂東南維以西厥有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鬻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之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也今乃以之為苑桑麻竹箭之饒土宜重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入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乃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殺之池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荆棘之林長養麋鹿鹿之苑大虎狼之靈又壞人家人室廬今幼弱懷土而思者若泣涕而怨是其不可二也營之垣而圍之騎馳之西車騫尚之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樂不尼以危無隄之患是其不可三也上拜朔為太中大夫

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汲黯諫武帝賞馬前漢書

天黠在武帝時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
錢從民賞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黯曰
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匈奴呼其主而降漢徐
傳之河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
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問曰
路塞絕親中國舉兵誅之而傷不可勝計而費以
巨愚以天下待胡人皆以為奴婢賜給軍死苦家
天下寒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殫而師數萬之二
卒而貧貧民以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
以為關出財物如造關下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一

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
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王吉諫昌邑王收獵前漢

王吉字子陽武帝時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
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即日行三
吉行五十里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
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人王不好書
樂逸游馮式樽銜馳騁不止口倦乎此之手苦於此也身
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之暑之所暴冬
風寒之所匿簿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勞毒非所以
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宜日夜念此以
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勸導言過侯

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從自是之
爭甚得輔弼之義

伍被諫淮南王邪謀

伍被武帝時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游
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
數微諫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時之曰將軍之被曰王安
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而曰曰自今元康
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雲霧之也

伍被諫淮南見禍未見福

伍被武帝時為淮南中郎王謂伍被曰人言絕成身一
不並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身
見其福也後漢建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也謂被曰

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若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
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故曰畧衡山以
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
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
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

魏相諫擊匈奴前漢

魏相字弱翁漢宣帝時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元康中匈奴遣
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
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
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
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
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

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糞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矣殆孔子所謂言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一從相言而止

張敞諫太后止田獵

前漢

張敞字子高宣帝時為膠東相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

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性言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貢禹勸元帝節儉

前漢

貢禹字少翁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帝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

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厩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珣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綺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薛廣德免冠極諫 前漢

薛廣德字長卿漢元帝時遷諫議大夫上幸甘泉小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因極人民流離陛下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曰還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殿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朱雲諫成帝去張禹 前漢

朱雲字游漢成帝時為槐里令坐事為城旦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不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

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
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慶
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
之以旌直臣

班伯諫欽見稱前漢

班伯漢成帝時為侍中光祿大夫時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
為微行行則同與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
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噉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妲已
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紉為無
道至於是康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
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
溺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

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父不見班生今日復
聞讜言放等不擇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

劉輔諫立趙婕妤前漢

劉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時擢諫大夫會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
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
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
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
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康雖夙夜自
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
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
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
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

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
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
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

谷永上書戒欲前漢

谷永字子雲漢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上書言祭祀方
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
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奇
怪鬼神及僊人服食不終之樂遙興輕舉等術皆惑人惑衆挾左道懷
詐偽以欺罔世主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甘心
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
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
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震動海內元鼎

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頤曰握拳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
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窳詐得誅夷伏華至初元中有天
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焉宗之姦紛紛復起而曠日經年
窳有毫釐之驗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
其言

師丹諫哀帝變動失理前漢

師丹字仲公哀帝即位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領尚書事丹自
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
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白皇后尊號未定豫封之為孔鄉侯
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

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亦出流剝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
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
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
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
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
威不遠顛覆是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
躬行以觀群下君克天下者陛下之家也歸附何患不富貴
不宜倉卒先帝不憂人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無功
德而備曷足封大國加賜此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
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身大罪也

母將隆東之易

前漢

母將隆字君房漢哀帝時要報金吾哀帝使中黃門發武庫在

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
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六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
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戚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
私亦王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通賜斧鉞漢家邊吏職
在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減甲
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並漢倖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
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庫設於
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
該

鄧惲拒關諫獵

鄧惲字君章光武時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惲拒
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惲曰火明遠遂不受詔帝乃

因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巖山林夜以繼晷其如宗廟社稷何書奏賜布云

參封尉

行後漢

姚期

衛尉重

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

不俱

帝嘗輕

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

聞去

誠不願

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

還

容後漢

張湛

元武臨朝或有墮容湛輒諫諱

常垂

言白馬

生且復諫矣

游後

漢

中屠剛字巨卿者武時人質性方直常慕史黯汲黯之為人此武徵拜御史遷尚書令帝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聽以頭軼乘輿輪帝遂止時內外百官多上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輒極言以數直諫失旨出為平陰令

郭憲諫征隗囂後漢

郭憲字子橫而光祿勳漢光武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軻帝不從遂上權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嘆曰恨不用子橫之言後匈奴叛化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稱眩暫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言不虛也憲遂以病辭

退卒於家

東平王蒼諫獵後漢

東平憲王蒼光武子在朝多所隆益明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之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歛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請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

鍾離意諫起北宮後漢

鍾離意字子阿明帝時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禽廢政嘗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詔報曰湯非六事各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北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博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勅大臣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鍾離意屢諫後漢

鍾離意為尚書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不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張禹驛諫輒還後漢

張禹字伯達拜太尉和帝甚禮之永元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

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去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二石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

魯仲康止北征萬年龜鏡

後漢和帝欲遣將征北侍御史魯仲康上疏曰今以春月興軍動擾天下事戎夷非所以垂恩中國也萬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得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于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

張禹諫鄧后後漢

安帝永初四年鄧太后母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張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文獻清道而後行清

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承烝之至孝親省
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比
三上固爭乃還宮

楊倫切諫 後漢

楊倫字仲理為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令穢因遷武威太
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滌丞相大臣百有
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表持領
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
自非案坐舉一者無以禁絕及萌往者湖陸令張蠡宜蕭令駟賢徐
州刺史劉福等譽穢既章咸伏其誅而材狼之吏至今不絕者
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及臣五人并及舉
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億夫匹婦之

言者猶塵加高岱露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
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
事激以求直坐不致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
田里順帝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以商以為長史諫
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
蜀河內潮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
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彊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
升高寵以藩溥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謫疾自從苟肆猶志遂徵
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
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遂道不行卒於家

胡廣論選建中宮 後漢

胡廣字伯始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

莫知所建議欲探善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忠及史敞上疏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夫岐嶷形於自
然俛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
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
職存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闕帝從之以梁貴人良
家子定立為皇后

李咸諫別葬母后 後漢

李咸為大尉陳蕃竇武以謀誅宦官事泄見殺竇太后遷南宮
雲臺而崩將葬曹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咸時
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
吾不生還矣乃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言恭懷安思閭后
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太后
親嘗稱制天下且授立聖明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
太后為母乎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遂合葬

公沙穆諫劉敞 後漢

公沙穆字文久舉孝廉遷繒相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
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佞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
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
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
廷使臣為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
庶子還一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弟
泣為謝多從其所規桓帝永壽中遷遼東屬國

陳蕃上疏諫李膺等寃 後漢

陳蕃桓帝時轉太中大夫時李膺等下獄蕃因上疏極諫曰臣

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舉秦焚書阮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以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或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反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是乎昔禹巡狩蒼梧身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天青徐英早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沃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楊秉諫帝微行後漢

楊秉字叔卿楊震中子也桓帝時拜太中大夫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

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三假有廟致孝
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識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繁
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官綏璽委文妾故有非常之變
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反臣奔世受思得備納言又以薄
學克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致憚權
折畧陳其愚帝不納東以病乞退

楊東奏除宦者後漢

楊秉桓帝時拜太常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
罪暴雷一州明年東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
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
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
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

公富擬國家飲人極有饒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
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豐
重必有自疑之音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
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
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
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思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
奏尚書召對秉潒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
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
之惡唯力是視鄭通慢中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
世故事三公之職然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
而劉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杜襲諫伐許倣魏書

杜襲字子緒漢獻帝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曹操而有慢言
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操橫刀於膝不聽襲入欲諫操逆
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
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
之不闡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本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
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方今豺狼當路而狐
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
之弩不為鼯鼠一以機萬石之鍾不以蓬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
何足以勞神武乎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王必諫袁譚魏書

王脩字叔溫漢獻帝時為袁譚別駕譚與弟尚有隙相攻脩諫曰
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

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
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
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
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卒為操所
滅

辛毗引裾諫帝魏書

辛毗字佐治為魏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
民饑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
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
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
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

曰佐治卿特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從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群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

王肅諫征蜀魏書

王肅字子雍魏文帝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又今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懸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泔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和時通於權

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豐稔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肯矣於是遂罷

衛臻隨事諫奏魏書

衛臻字公振魏文帝時轉侍中中詔為書魏明帝時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乃中顯攝收蘭臺令史臻奏察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何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少所墜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平陸海乎

鮑勛忠諫忤旨被殺魏書

鮑勛字叔業為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禱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考治天下陛下仁

聖惻隱有同古烈臣莫當繼蹤前代今萬世可則也如何存諒
閣之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
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如八音也侍中劉曄
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降治致化
萬邦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畧茸蓋於原野傷生育
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
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諂不忠而順陛下過
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過臺曄之謂也請有以議罪以清皇
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昔初四年尚書令陳群
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宮正官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
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群臣大議勛面
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

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
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
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
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
未成但立標琦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
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繼遣而曜表
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
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
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
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希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
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

楊偉諫明帝伐墓木魏書

揚偉字世英魏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
松柏毀壞碑獸石柱毒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

鐘毓諫明帝西征魏書

鐘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明帝太和
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
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二以
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夫關中之費所
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
侍郎

董尋上書諫奢侈魏書

董尋魏明帝時為司徒軍議掾是時役長安鐘簾駱駝銅人承
露盤折銅人重不可置大發銅鑄作銅人又鑄黃龍鳳尋上書

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
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
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戰野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
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
詐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
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
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遵群
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輿
立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豈非謂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君不
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灾害屢降凶惡之
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

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此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
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 了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奉沐浴
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楊阜諫營宮室魏書

揚阜字義山明帝時遷少府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阜
上疏曰堯尚茅茨禹卑宮室乃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
耳古之聖明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
作璇室紂為傾宮楚繁章華秦作阿房皆致喪敗而陛下當以
堯舜為湯文武為法身尊殷紂楚秦為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
臺是侈是飾必有傾覆之禍若不察臣言恐祖宗之祚將墜于
地使臣身死有補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
誅書奏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劉楨美顛諫植魏書

邢顛字子昂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
法度如邢顛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顛防閑以禮無所屈撓
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顛北土之彥少秉高節
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
而楨禮遇殊特顛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
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植不聽

譙周諫後主節聲樂蜀書

譙周字允南少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丞相諸葛亮領
益州牧命為勸學從事後徙為典學從事後主立太子以譙周
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
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

未必以其勢之廣挾惟其德之簿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
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
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
遂務理寬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嘆聲布四海於是
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
漁陽二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
徒至于輿疾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
即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

虞翻切諫游獵吳書

虞翻字仲翔為孫策功曹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鳥集
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以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
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人君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

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顛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

張紘諫策輕敵吳書

張紘字子綱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
質焉表為正議校尉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
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
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

潘濬諫射雉吳書

潘濬字承明為吳治中孫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
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
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
在乃手自撒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張昭諫射虎吳書

張昭字子布為吳軍師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

劉基抱權諫救虞翻吳書

虞翻字仲翔仕吳孫權為騎都尉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西日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

後言殺皆不得殺

賀齊泣諫權自重吳書

孫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賀齊時率二千兵在津南迎擁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

孫登諫權進饌納賢吳書

孫登為太子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咸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饌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

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
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
之要

陸凱諫皓不遵二十餘事吳書

陸凱孫皓時為丞相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
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
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
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灾童歌其謠縱令
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
國以賢為本夏校龍逢殷獲伊執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
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憲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
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鳥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

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
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
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
紫闈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
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
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
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
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濕邪之色後房
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鯨夫女吟於中風雨
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
下臨祚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
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愛物不彫飾

故國富民克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
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
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
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
帝每宴見群臣抑損醕醢臣下終日無失慢之言百寮廢戶並
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
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歎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
靈親近官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庶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
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寧之武不能禦
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寧走州郡條牒
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
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

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大婦生離夫故作役
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
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
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
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
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性知農秋惟收稻江渚
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
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遠將
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
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
反亂寔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
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一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

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陸凱上表極諫 吳書

陸凱為丞相孫劭所行轉暴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盡寫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損

棄臣言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常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聞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沉浮若比干伍負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以福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徃徃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寵昨食時被詔曰居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弊不利益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以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胃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異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

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髮膚黃者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
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獻款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
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
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安田養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
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播擄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
非保國政治之漸也臣聞為人王者禳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
遭大旱身禱桑林焚惑守心宋景不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
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謹篤湯宋之至道懲黎庶之困
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
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下喪
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其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
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有倚此乃子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
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剪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
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
曰逆虜游菟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之不獲
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乞鈔
攝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
首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
留意臣不虛言

向雄請留齊王攸書

向雄字茂伯晉武帝太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
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
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非衣願疏諫晉書

裴頡字逸民晉惠帝時遷尚書中書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
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於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
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即殷勤
回讓表疏十上引古今成敗以為言覽之者莫不寒心帝以陳
匡韓嵩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選以諸皇極必簡英俊以之游
接成其德性匡嵩尚幼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
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非闡遐風之弘理也

張華諫廢嫡嗣

晉書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居阿衡一任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
太子手書示群臣莫敢有言者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
以來每廢正嫡恒至喪亂且國之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非衣
願以為宜檢校傳書者及比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
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眾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
不決后知華等意聖因表乞免為庶帝可其奏

閻續與觀進諫

晉書

閻續字續伯晉惠帝時河間王顥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
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與觀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
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每選師
傅率取膏粱之家希有衛綰周文石奮踈廣之流遂使不見事
父事君之道臣察古典欲令知先賤後貴頃東宮亦微太盛所
以致敗也方今天下多故國儲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停
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
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嘗為
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

刑誅書御不省

蔡克等諫殺雲晉書

晉惠帝時江統蔡克秦嵩等為成都王穎官屬先是陸機之敗也並收雲統等乃上疏云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故竭愚竆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執穎入催令殺雲

嵇紹諫齊王冏與第舍晉書

嵇紹字延祖惠帝時齊王冏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

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為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勲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

王豹致牋諫齊王冏晉書

王豹惠帝時為齊王冏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鬻不足以為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疑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異長存非

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
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與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
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
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疾藜生庭異此
求安未知其福

周嵩疏王道守等忠誠 晉書

周嵩字仲智晉元帝時為御史中丞帝見王敦勢盛疎忌王道守
等乃上疏言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
相仍得失之迹難可詳言今王道守等至忠竭誠共隆大業陛下
割據江東興復旧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臣干犯
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帝感其
忠等獲全

庾亮諫申韓傷化 晉書

庾亮字元規晉元帝時為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甚霜雪之
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與温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
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
心太子甚納焉

郭璞諫任谷妖妄 晉書

郭璞字景純晉元帝時為著作佐即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樹
下忽一人着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
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
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官中璞復上疏曰為國以禮正
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案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
况谷妖詭怪使之察迹殿省穢亂天聽臣切不取今谷妖壘詐

妄則當投畀裔土不宜褻近伯也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不
忘直筆惟義足規其後元帝出公因亡走

温嶠斷鞅諫戰 晉書

王敦之亂六軍敗績晉王太子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
子温嶠固諫抽劔斬鞅乃止

孫綽諫遷都 晉書

孫綽字興公晉元帝時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征西將軍庾
亮請綽為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
殷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
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即時大司馬桓温欲經緯中國以河
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
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桓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

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

顧榮諫元帝罷禱祀 晉書

顧榮字彥先元帝鎮江東加散騎常侍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
以祈禱頗廢萬機乃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
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捉髮何哉誠以
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袞季之末
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
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
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
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雋彥思
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耻則群生有
賴開泰有期矣

顧和諫封保母晉書

顧和字君孝晉成帝時遷侍中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

江道諫止營修晉書

江道字道載晉穆帝時遷吏部郎長兼侍中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道上疏以為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

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右為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為勤此自古之令典執事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土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比魏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為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矚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休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詔

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為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魏魏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為道遠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措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正辭臣雖才非若久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

孔嚴諫不可鴻祀 晉書

哀帝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序六史雖有禳祈之事猶覺青屨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尚書左丞孔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阻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

此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

高嵩幾諫 晉書

高嵩字茂琰少好學總角時何充稱其明惠晉哀帝時累遷侍中帝雅好服食嵩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食也

索振諫張重華 晉書

前涼主張重華好與群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勅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廢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

安重華善之

索遐忠諫晉書

索遐為西平公涼州牧張重華司直時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
怠政事希接賓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
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又夙夜乾乾勉於
庶政自頃內外騷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
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
丈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棊弈之間繾綣左右小
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
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
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
彼近習弭塞外聲脩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

答謝然不之改也

汜稱諫張士業晉書

前涼後主張士業用刑頗嚴繕築不止主簿汜稱上疏諫曰臣
聞天之于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則垂災譴以誠之改
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魏公是也元年三
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
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
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
且行年五拾有九請為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
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
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
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

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群胡創亂
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
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
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差陷地裂六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
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
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
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
為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
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脩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
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頓殿
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風勞罷官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
諸第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織續以清儉素德為榮息茲奢

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雋修秦氏之術
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為
前驅納子房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
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
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
乃止

戶緯諫姚萇長片段鏗晉書

戶緯字景亮性剛簡清亮姚萇奔馬牧緯與戶詳等推萇為盟
主遂為佐命元功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
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
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
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周何貞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

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貧中是以賤臣甚曰卿實不及胡為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長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甚默然乃出鏗為北地太守

梁喜諫秦主寵弼過甚

晉書

梁喜仕於秦主興為右僕射時侍中任譙京兆尹尹昭與喜承間言於秦主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

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

陳元達鎖樹諫聰

晉書

陳元達漢主劉聰時為廷尉漢主將為劉氏起鷄儀殿於後庭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閭虐視百姓如草莽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后妃嬪服無綺綵重逆群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群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

將營鷄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官
宇粗給今之所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
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饒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
美為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
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
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
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
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
東市使群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袍堂下樹叫曰臣
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夢當上訴陛
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下游於地
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署而入及至即以鎖繞

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
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跡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
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媿賢堂

群臣極諫劉聰晉書

王彰仕漢主劉聰為中軍時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
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温明微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
游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以燭繼晷彰諫曰今大難未
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
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
於垂成墮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
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昆去此咫尺之間
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脩來則億

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
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又子榮並與視切諫聰怒曰吾
豈絮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
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頃者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
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脩臣等竊所未解臣
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

子遠等極諫劉曜晉書

游子遠任趙主劉曜為光祿大夫時長水校尉尸車謀反潛結
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子阿房將殺之子
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
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
句渠知為主四山羌巴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

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頃
吏猶敢如此憊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
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
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外
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
解乃赦之

程琅諫獵受爵晉書

程琅仕趙主石勒為主簿時勒將狩於近郊琅諫曰劉馬刺客
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
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
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
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

絹爵關內侯

六仲諫用祖約晉書

姚弋仲仕趙主石勒時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

續咸諫石勒營宮晉書

續咸仕石勒為廷尉石勒將營鄴宮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官不得成也勒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天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

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

符洪諫奢酷晉書

符洪字廣世仕後趙主石季龍拜冠軍將軍時季龍大修宮室造獵車千乘奢縱無度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著玉枉截脰剖心脯賢剝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脩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

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疆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李績婉諫 晉書

李績字伯陽少以風聞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後趙主石季龍親征段匹師次范陽百姓飢餓軍供有關季龍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饑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適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

王仲德諫遷都 南史

王懿字仲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宋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

興宗諫孝武射雉 南史

蔡興宗孝武帝時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帝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侍他辰上大怒遣下車由是失旨

沈懷文諫厚宗親 南史

沈懷文字思明宋孝武大明年間為侍中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前史以為美入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顓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懷文又固請不可由是得息

袁顛直言諫帝南史

袁顛宋孝武帝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顛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顛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毀顛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顛慶之亦懷其德

琨之諫得賢為寶南史

劉琨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微誕罰焉琨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園綈觀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怛然不悅

張邵字茂宗宋書

張邵字茂宗宋書邵開征虜府以邵補錄事參軍轉號中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後世以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

玄謨忠諫少帝南史

王玄謨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宋孝武崩與群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從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

僧靜諫討子響南史

戴僧靜齊武帝永明年間為淮南太守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五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

范雲諫女寵妨政南史

范雲字彥龍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為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袁廓之以樂諷諫南史

袁廓之字思度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為太子洗馬于時何澗亦稱才子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殺下當降意簫韶柰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袁昂請立嫡系南史

袁昂字千里梁武帝天監十五年為尚書令時昭明太子薨立昔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

太子諫止漕役南史

齊武帝普通中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東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假節發吳興信義三萬人丁就役太子蕭統上疏曰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

功為人盡吳與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
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俞焉

孔奐涕泣諫帝南史

孔奐字休文陳文帝即位除為御史中丞文帝不豫臺閣事事
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奐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
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曰今
三方鼎峙宜深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
奐乃流涕歔歔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又皇太子春
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
卿乃用奐為太子詹事

毛喜言後主過失南史

毛喜字伯武陳宣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
機密初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爭事並見從自明徹敗後
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袁憲曰一不用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
親重喜乃言無迴避時皇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為長夜之
宴喜嘗言之宣帝太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踈遠及被始興王
劾創愈置酒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于時山陵初
葬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階
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
使我墮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
却弟兄弟聽其報離可乎對曰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傳辭爭
之曰若許報讐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
人申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奉秩政弘清靜人
吏安之

袁憲規諫 南史

袁憲字德章陳後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後主答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

張白澤諫免一城人死 北史

張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魏獻文帝時除殿中中書令事中甚見寵任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

白澤諫以為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况一州戶從之乃止

普惠諫后父太上之號 北史

張普惠字洪賑魏孝文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轉諫議大夫司空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魏宣武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盤石乃密表以聞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等竝同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折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

二名雙舉雖虫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

崔光諫停虐刑北史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魏宣武帝時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宣武帝誅元愉妾李氏群官無敢言者敕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姓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剗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夫大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

崔光表諫北史

初崔光有德於靈太后魏孝明帝熙平元年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之

陽固諫悅北史

陽固魏明帝時大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即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

辛雄奏解王臣北史

辛雄字世賓仕魏歷尚書都郎部三公即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
臣復欲與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臣夫不敬詔怒死雄奏
理臣曰竊惟白衣元臣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諤諤之性簡自帝
心故高祖錫之以臣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臣造棺
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以容之於前陛下亦
宜寬之於後未幾臣除平州刺史

崔暹厲色極言

崔暹遷御史中尉齊高歡死後高澄以暹為度支尚書監國史
兼右僕射委以心腹之寄仍為魏恭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
下為己任澄盛寵王昭儀欲立為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
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
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為
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斂
容而止

崔暹諫過飲北史

崔暹齊文宣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帝謂左右曰
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嘗山王私謂暹曰至尊
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顏內外深
相感愧

裴謁之切直北史

裴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齊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
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
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揚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

殺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
出

李集以文宣此桀紂北史

李集齊文宣時為典御丞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
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
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
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後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
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

高浚諫文宣淫戲北史

齊文宣末年多酒弟永安王高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
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
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

帝又見御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袒而樂雜以婦女又作狐
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
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彥懼以奏帝大怒曰
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上書切諫詔令徵浚
唯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

元康諫忿怒北史

陳元康字長猷齊神武時授大丞相功封日內掌機密神武嘗怒
文襄親加歐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露地曰王
為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惠常以此元康大帝曰一度
世况常然邪神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捷輒曰勿使元康
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

杜弼引禮匡諫北史

杜弼字輔玄齊神武時累遷大行臺郎中時相府法曹辛子炎
論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不諱杖之於前弼進曰
孔子言微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眼看人贖乃復牽經引
此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營小宥文襄在鄴聞之謂
弼情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

孝瑜直言見忌北史

六齊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嘗入內見和士開與胡后對坐
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
又言趙郡王叡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
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
忌之

柳慶竭誠匡諫北史

柳慶字更興周文帝時除尚書左丞攝計部周文嘗怒安定國
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
文逾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
前慶辭氣不抗抗
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爭者為不忠慶謹竭
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
矣周文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
茂家錢帛以旌吾過

顏之儀直言北史

顏之儀字升幼博涉群書好為詞賦周武帝初建東
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
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罪唯之儀以累諫獲賞
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

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帝後刑以乖僻昏縱日甚之儀
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
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
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

盧愷諫有虧仁政 北史

盧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清頓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
解屬文仕周為小吏部大夫時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
老牛欲以享士愷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
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樂運累諫 北史

周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殿即吉樂運上疏帝不納自是
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與視詣朝堂

諫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復欲
恬召運謂之曰朕作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敢有
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
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

元巖諫免樂運 北史

元巖字君山剛鯁有器局仕周為給事宇文護見而器之宣帝
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視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朝
臣莫有救者巖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
免吾與之俱斃詣閣見帝言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
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
度帝從之運因獲免

柳肅諫太子勇 北史

柳肅字匡仁隋文帝開皇初為太子洗馬遷太子僕時學士劉
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儲貳
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徭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勿
納之太子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
自是後言皆不用及太子廢肅亦除名後段達言於文帝帝曰
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

長孫平諫除誹謗

北史

長孫平字處均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時有人告大都督
那紹非毀朝廷為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
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那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
又復誅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群臣誹謗
之罪勿復以聞

蘇威勸儉諫刑

北史

蘇威字無畏隋文帝時威見宮中以銀為慢鈞因威陳節儉之
義諭文帝帝為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
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
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
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行本直言諫隋文帝

北史

劉行本璠兄子也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
嘗怒一即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
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
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
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元巖切諫藩王北史

元巖字君山有重望為人每循法度隋文帝時出相蜀王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樂巖皆不奉教排閹切諫王輒謝而止巖卒王為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為宦者左右無能諫止乃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陳茂諫止挑戰北史

陳茂質直恭謹隋文帝引為僚佐待遇甚厚嘗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

李綱諫輔太子以正人唐書

李綱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

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為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織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

文靜諫帝自尊唐書

劉文靜為大丞相府司馬唐公即位擢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搦文靜諫曰今率土皆臣而延見群下言尚稱名帝坐尊嚴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也

李綱諫濫官唐書

李綱字文紀唐高祖武德初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帝以舞
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李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
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彌衡轄手
誠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
達爲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
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
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裴矩字弘大

唐書

裴矩字弘大唐高祖武德九年遷民部尚書太宗即位疾貪吏
欲痛懲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
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
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一科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

若此天下有不治哉

伏伽諫救支黨

唐書

孫伏伽唐高祖武德年間爲治書侍御史時東都平一赦天下又
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
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
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克建德所部赦
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
躡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
下執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
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
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
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得執賞罰之行無貴

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為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

張玄素極諫承乾唐書

張玄素唐太宗貞觀初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為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禪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為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或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而為善小不為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

公資聖人而握沐吐飧下白屋况下周公之人六殿下膺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臣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枝正可間召代詩奕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頓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被豔壁何足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為僚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櫪狙擊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叩閤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不悅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道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官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贊有穢德臣九軌以聞帝慈仁不

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
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肆敗度今官中
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亡臣敢進其說
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
有難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
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詔未六旬
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熟過有此能樓望苑為工匠之肆既闕
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慈父慈訓之方下有
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
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廢于趙弘智經明行
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
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官

廢玄素坐除名為民

唐儉諫太宗射獸 唐書

唐儉字茂系唐太宗貞觀初為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群豕突出
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儉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
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
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
為罷獵

于志寧諫太子用寺人 唐書

太子承乾左右多任宦官于志寧諫曰奄宦者體非全氣專柔
便佞託親近為威權假出納為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
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顛為侍中陳德信為開府內
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

高班陵轅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為怪太子益不悅

魏徵直言 唐書

李弘節唐太宗時為桂州都督以清慎聞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三子來謂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

魏徵論按吏不當 唐書

魏徵字玄成唐太宗時檢校侍中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官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錦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官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官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認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問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官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恭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

魏徵規諫 唐書

魏徵字玄成太宗貞觀七年為侍中從太宗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是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也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郵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

也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帝嘉納之

劉洎諫太宗與臣下辨難 唐書

劉洎字思道唐太宗貞觀七年拜尚書右丞洎捷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群臣惴縮不敢進况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近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目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愛憎慎取舍若貞觀初可矣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

世南論詩體 唐書

虞世南唐太宗貞觀八年進封縣公帝嘗作宮體詩使廣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四

魏徵諫脩宮室 唐書

魏徵唐太宗貞觀中為侍中時太宗作飛山宮徵上疏曰臣聞天下三十余年一旦舉而棄之煬帝豈惡治安吾滅亡哉恃其富疆不虞後患也惟以子女玉帛宮室臺榭是飾外威內忌上下相蒙以致自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矣

王珪諫太宗納姬唐書

王珪字叔玠唐太宗貞觀時遷黃門侍郎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為道賊其夫而納其妻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即命姬出還其家

王珪諫輕士唐書

王珪字叔玠唐太宗貞觀時為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官人不進教被讓珪與溫彥博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

使教女樂又責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謝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官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効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忽慙是不進諫也

馬周諫太宗知子道唐書

馬周字賓王唐太宗貞觀時為監察御史時上皇所居宮隘狹上疏曰臣讀前史見忠孝事未嘗不廢書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喪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惟忠孝而已臣伏見大安宮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雖清儉愛民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

見觀聽不足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

馬周諫幸九成宮唐書

馬周字賓王唐太宗貞觀時拜監察御史時太宗幸九成宮上
疏曰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
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
及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
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

世南論災異唐書

虞世南唐太宗貞觀時遷太子右庶子臣辭改秘書監封永興
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
朕與世南商畧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
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

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秉縵徹樂出次祝幣
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
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
穆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
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為怪耳今蛇
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
錄繫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擬獄訟多
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群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
彗見公問宴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
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戒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滅陞
下若德政不修雖麒麟數見終是無益且使朝無闕政百姓安

樂雖有災變何損於時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善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

穎達剗切匡正唐書

孔穎達字仲達唐太宗時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百疋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詔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謹穎

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剗切愈至

柳範直言不隱唐書

柳範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志寧諫太子修造唐書

于志寧太宗時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

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疆起為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為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為侈麗豈容復事磨礮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官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

遂良諫立武后唐書

褚遂良字登善唐高宗時復拜尚書右僕射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子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

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立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意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四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還都督

張文瓘止營繕唐書

張文瓘字稚圭唐高宗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二品

遂與李勣同為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殿等
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廩寢虛文瓘諫曰三者養
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
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固常懷懷于有仁臣
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緡錦百
段為減廐馬數千

處俊諫遜位武后唐書

郝處俊唐高宗時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
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
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
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
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
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
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

嚴挺之諫止賞玩唐書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
尉號材吏姚崇為華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為右拾遺睿宗好
音律每聽忘勅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陀請燃百千燈因
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
未止挺之上疏諫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醪為歡也使靡敝今暴
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跋倚
下人罷剝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質壞家產營百戲擾
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及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
焉

魏知古諫造金仙玉真觀 唐書

魏知古睿宗時拜黃門侍郎兼脩國史會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繁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發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為政養人之本也今為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携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搖眾口籍籍陛下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

張說諫止胡戲 唐書

張說字道濟唐睿宗時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為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玄宗時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之之辨由余之賢放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治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納之自是遂絕

韓朝宗阻戲 唐書

韓朝宗初歷左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韓胡非古不法無乃為狄又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發大憂不測白龍魚服深可畏也况天象變見疫癘相仍厭兵助陰是謂無

益帝稱善特賜中上考

王求禮諫奢侈唐書

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瑁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為鐵鸞金龍丹護珠玉乃高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

彥範請誅昌宗唐書

桓彥範字士則以門蔭調右羽衛選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于初厚為禮尋擢監察御史累遷中丞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恩苞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適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候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祗福襪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

彥範請赦唐書

桓彥範字士則武后長安中為司刑少卿時李嶠等屢奏往為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上疏言及自文明後得罪惟楊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

周矩諫武后用酷刑唐書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着令州縣論三覆奏京師五覆奏時有良吏無酷吏及武后乘高宗中宗懦庸盜攘天權畏下異已欲

齊制群臣櫛剪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廩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齎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背臭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疆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憚闕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喻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於以殘沈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小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撻搖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為密夕與為讎一罹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寢寢以罪去

裴炎諫亡歸政被殺 唐書

武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裴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劉禕之韋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父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與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彥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

圖后乃捕焮送詔獄遣御史大夫審味道御史魚承暉參鞠之
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焮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
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左衛率蔣儼繼辯之后曰焮反有端
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焮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焮反
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焮被劾或勉其遜辭焮曰宰相下獄
理不可全卒不折節藉其家無僭石之贏

蘇安恒諫復唐祚 唐書

蘇安恒博學允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
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
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
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
天下執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

河內建昌諸王以親但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
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年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
要州分而王之縱令五旬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
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
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群雄鹿駭唐家親事
戎旅以平寓縣指河左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
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諫閭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
以即位今太子年德以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
良以擬神器何施顏回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
人事遠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極不斷將受其亂成能
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
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

斬臣頭以令天下書明不報至神龍初為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難或讒安恒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桓彥範論韋后預政 唐書

桓彥範字士則唐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封譙郡公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惟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

瀆揆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義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尋昏袒左右不能有所省納

李義言憂民之道 唐書

李義字尚真唐中宗景龍初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睿宗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貲以贖生義上疏以為江南魚鱉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秘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徃其澤多矣

辛替否諫管二觀 唐書

辛替否字協時唐中宗景龍中為左拾遺唐睿宗立罷斜封官

千餘人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以左補闕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歸款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千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拾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護隱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剝萬人之衣以塗

土木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疾疫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取譏萬代詔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子壘麥爛于場入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取輸民散兵亂職此由也而以百萬構無用之觀受天下之怨陛下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耶陛下在韋氏時切齒群凶今貴為天子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敕一用貞觀故事且貞觀有營寺觀加浮屠黃老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者乎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勸為第宅

趙履溫勸為園亭工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信邪僻之說成骨肉之刑陛下所見也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為之冀誤骨肉不可不察也惟陛下停二觀以頌豐年以所費之財給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無窮矣疏奏帝不能用

王方慶諫止孟春講武 唐書

王方慶中宗為太子時拜檢校左庶子武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原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而

至忠泣諫 唐書

蕭至忠唐中宗時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諗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相王為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為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為陛下不取帝納其言止

賈曾諫止女樂 唐書

賈曾少有名唐睿宗景雲中為吏部員外郎玄宗為太子遴選宮僚以曾為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咸莫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疆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治容哇咬蠱心喪志聖賢疾之最甚殿下渴賢之美

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周成嗣堯舜之烈也餘閑宴私後廷伎樂古亦有之猶當祕隱不以示人况閱之所司明示羣臣哉願陛下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採召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答

吳兢勸玄宗納諫唐書

吳兢唐睿宗時累遷起居郎唐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群臣畏伏競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君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寒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

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顛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頃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斷方為刖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

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訛已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為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勸絕為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畧則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

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粘寢殿之壁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義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

孔章諫救李邕死唐書

李邕字泰和唐玄宗即位召為戶部侍郎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賦貨狂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章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

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
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疆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
不苟免徃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
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極孤恤窮救乏矜惠家無私聚
今聞坐賊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
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鐵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
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
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
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
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
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天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
伏惟敷舍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况告成岱宗
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為知己者
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
能之慈跡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章嶺南

好禮諫王出獵唐書

潘好禮第明經玄宗開元初為邠王府長史王為滑州刺史好
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
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邈
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臥馬下呼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
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慙為還

吳兢因災進諫唐書

吳兢唐玄宗開元年間為太子左庶子二十四年六月大風詔
群臣陳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

拔樹壞居人窟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度位踰節
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恃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
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
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天
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
之亂府庫未亢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賕謁大行趨競
彌廣此弊未革寔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折屏群小
不為慢游出不御之女戒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
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

宋璟諫黜宦唐書

宋璟唐玄宗開元四年遷吏部尚書中書東都次嶠谷馳道隘
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頑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

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
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
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

呂向諫狎昵大厥唐書

呂向字子回唐玄宗開元時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
發及蕃夷首長入伏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鷓鴣不鳴未有瑞
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大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
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從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
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大過或荆
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雖一冒清塵繼醢單于汗穹廬何以
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使

韋諤請割愛安衆唐書

韋諤唐玄宗時歷京兆府司錄參軍楊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
玄禮請殺貴妃以安衆玄宗意猶豫諤曰臣聞以計勝色者
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
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一死軍乃大悅擢諤御史中丞為置頓
使乘輿將行或曰國忠死不可往蜀諤之河隴或請幸太原朔
方涼州或曰如京師雜然不一帝心向蜀未能言諤曰今兵少
不能捍賊還京非萬全計不如至扶風徐圖去就帝問於衆衆
然之遂至扶風乃次西幸後終給事中

李朝隱言裴景仙當宥 唐書

李朝隱字光國玄宗時入心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贖五千
匹亡命怒詔殺之朝隱曰景仙其先寂育國功載籍家為酷吏所
破誅夷畧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贖無死比
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不許固請曰
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贖惟枉法抵死今
丐贖即斬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
程豈一景仙獨過常法有詔決杖百流嶺南

倪若水諫捕珍禽 唐書

倪若水字子泉唐玄宗時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與
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鷓鴣鵝
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恠羽為園籞之
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齋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
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
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九齡執奏用人不當 唐書

張九齡字子壽仕玄宗為宰相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

陳玄禮諫輕出

唐書

陳玄禮唐玄宗時宿衛官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

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遊願歸城關帝不能奪

裴積諫以壽王為嗣

唐書

裴積光廷子也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不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為太子積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谷謝之詔授給事中積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滋久今臣一、口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

常袞累進忠言

唐書

常袞唐玄宗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代宗時魚朝恩蕪判國一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官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涓橋與軍人格鬪

齊舍光門魚契走城外衣建言今西諸盤石境上數入寇若相
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
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解禱事衣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不
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
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多不急而節度使
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媚上也請皆還之
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
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
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

宋王諫止過殺 唐書

宋王憲常從玄宗樓舞萬歲樓從復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
實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諫曰從復道上窺人私恐不自

且失大体豈以性命輕於餘殮乎帝遽止謂力士曰主於我
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

蘇頌諫玄宗親征 唐書

蘇頌字廷碩仕唐為中書侍郎玄宗時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
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頌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
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遂以人畜獸畜之羈縻御
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况
萬乘之重與犬羊蚊蚋語負勝哉今虜之入唯盜羊馬發窖虜
衣未嘗殺畧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
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
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
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

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番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

賈至言去榮犯法當死 唐書

賈至歷中書舍人肅宗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微帝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劾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並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至守雍丘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孤矢絕倫劍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

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王少林廢祖宗大法帝詔群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瀟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敢陛下可易之耶詔可

張鎬諫止浮屠 唐書

張鎬字從周唐肅宗時拜中書侍郎同也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隕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義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肅宗然之

德宗新即位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度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裴謂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

齊映諫避寇唐書

齊映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唐德宗貞元二年為中書侍郎時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駭咸言帝欲避伏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為感寤

德興諫德宗貪利唐書

權德輿字載之唐德宗聞其賢召為大常博士貞元間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錢因以罔上邊軍乏食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穀本未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

吳湊諫厚葬唐書

吳湊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德宗時累進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敬太子義章公主薨帝悼念厚葬之車土治墳農事廢吳湊候帝間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為上馱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一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鉗噤自安耳若反復啓寤一聽之則民受賜為不少橋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臣一罪何以能免進兼兵部尚書

陸贄諫撤二庫唐書

唐德宗播遷府城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
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陸贄諫以為瓊林大盈
於古無傳舊老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
當委有司以制註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
以餌寇今師旅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
羣下有所缺望謂悉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
軍賞壞怪纖麗亦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
也帝悟即撤其庫

李一任諫改月 唐書

李程字表臣唐化宗時召為翰林學士再遷司勳賞外郎爵渭
源縣男帝季秋改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
為順時朕欲改謂何左右稱善程獨諫曰玄宗著月令十月

始表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矚日過
八博乃至時號八博學士

公輔扣馬切諫 唐書

姜公輔唐德宗時進士第遷授右拾遺為翰林學士朱滔之助
田悅也以密裏書間道邀朱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
京師姜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
貽害不從俄而朱泚亂帝自苑門出公輔扣馬諫曰泚嘗帥涇
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怫鬱不自聊諳馳騎捕取以
從無為羣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
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
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
翔果亂殺鎰

李泌諫以地賂蕃 唐書

朱泚之亂德宗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欲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

李泌陳盧杞姦邪 唐書

唐德宗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李泌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

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可則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蔡道茂語乎乃命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李絳諫取財利 唐書

李絳字深之唐憲宗時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軍取其貲李絳與裴瑄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裒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遽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

居易論宰相當以重望唐書

白居易憲宗時遷左拾遺時河東王鐸將加平章事白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鐸誅求百計不卹彫瘵所得財號為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鐸爭裒割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簿事一失不可復追是時孫璿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為帝言宜罷璿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內繫關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父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

裴潏諫餌丹藥唐書

裴潏唐憲宗時擢起居舍人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求

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潏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無榮無彊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剋祗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補引詭謂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謝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来自言飛鍊為神以誅權嗜偽寧情得不耻適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

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况又金石性託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產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樂大享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

李絳諫止良家子 唐書

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李絳將入言于帝李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問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

裴度諫帝慎刑 唐書

裴度中書省憲宗時御史中丞官微五坊小使方閱應物所過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搆寰出醜言以詔獄大不恭宰相元衡婉辭諍憲宗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赦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

裴度諫安貲財 唐書

裴度中書省憲宗時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王鐸死家奴告鐸子思多父奏未冒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書其貲裴度諫曰自鐸死數有獻今因告許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師聞之有以家為計者憲宗悟殺二奴還使者

裴度論中人暴橫 唐書

裴度唐憲宗時復知政事時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亡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

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鈎止根引數千百人列筵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又乃悟盧群券坦子上訢朝汶譎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裴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憲宗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擊者繇是京師澄肅

李絳奏啓言路 唐書

白居易字樂天王承宗叛憲宗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不納會承宗請罪遂罷兵後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曰能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巨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

裴潏諫用宦官 唐書

裴潏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唐憲宗時累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為館驛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王者尤恃恩倨甚使者過至加捧等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潏諫曰凡驛有官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塞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

張臯諫惑方士 唐書

裴潏唐穆宗立柳泌等誅召遷刑部郎中穆宗雖誅柳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

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歲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况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蒿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為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臯不獲

李渤諫敬宗晏朝唐書

李渤字濬之唐穆宗時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閣帝久不出群臣立屏外至頃仆渤見宰相曰昨論晏朝事今益晚是諫官不能移人主意渤請出閣待罪會喚仗乃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閣陛下不時見群臣群臣皆布路跛倚夫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釁必生小為旱孽大則為兵為亂禮三諫不聽則逝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

德裕諫惑方術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唐穆宗時出為浙西觀察使敬宗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竝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敷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槎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修

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旣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誕謫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為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

李德裕諫侈用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唐穆宗時出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糶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今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歛之吏緣以成姦彫窶

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平皆榷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令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繕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盞糶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

劉栖楚諫敬宗晏朝唐書

劉栖楚唐文宗時擢右拾遺敬宗立視朝常晏數遊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內日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

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
譏請碎首以謝遂頌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
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
此有詔尉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
爭者在邪諫議大夫召

薛廷老諫奏興作太甚唐書

薛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讜正有父風唐敬宗寶曆中為右拾
遺帝政日僻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司
擬進恐綱紀寔壞姦邪放肆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
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
為職有聞即應論奏然見外輦材瓦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
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

李漢諫奢侈唐書

李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詞雄蔚為人剛畧類愈愈
重以子妻之擢進士弟廷左拾遺唐敬宗侈宮室船貫獻沉香
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乎

李德裕奏止度僧唐書

唐敬宗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
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
擷其財以自入李德裕劾奏智興為壇泗洲募緣願度者人輸
錢二千則不復勸詰普加髻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別
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算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濟民十固八
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細變有
詔徐州禁止

李珣正言啓沃唐書

李珣字待價唐文宗開成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珣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允宰相啓擬五取二一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珣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蔽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珣曰貞觀時房社王魏為文皇帝謀固此可帝頗向納

處厚諫橫議唐書

韋處厚字德載唐文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竇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

崔玄亮苦諍唐書

崔玄亮唐文宗時為右散騎常侍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

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况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廷

劉從諫言仇士良姦惡唐書

澤潞劉從諫本與李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仇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若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注肯與陛下共治邪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填以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

言臣與訓誅注以

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

中尉聞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為反逆

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切橫尸闕下哉

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官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彌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王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良等罪文宗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疆自是鬱鬱不樂兩軍球獵宴會絕矣

李德裕諫偃武唐書

李德裕唐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忤于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度不追奔自渭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

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鈎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

德裕諫節游田以答天意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唐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

柳仲郢切諫唐書

柳仲郢遷左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諫切帝遣中人愧諭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吳湘注行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不為嫌奏拜京兆尹

鄭喬綽論貶貪官唐書

鄭喬綽唐宣宗時為諫議大夫時拙物漢公為荆南節度使坐貪皆貶秘書監尋拜同州刺史鄭喬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即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為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毬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喬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為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臺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

李蔚諫飯僧唐書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累擢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為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

陸辰諫昭宗加兵唐書

陸辰字祥文昭宗時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以嗣
覃王以兵伐鳳翔辰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必為它盜
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辰沮撓
貶岷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

何澤諫止畋游五代史

何澤少好學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
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
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
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
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

丁思觀嗔目諫希範五代史

湖南楚王馬希範字寶規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財
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
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觀廷
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
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因尋中國無主負霸者
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
文之業也柰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
思觀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夷臘葛正諫遼史

耶律夷臘葛字蘇敬本宮分人檢校太師合魯之子穆宗應曆
初以父任入侍數歲始為殿前都點檢時上新即位疑諸王有
異志引夷臘葛為布衣交一切機密事必與之謀遷寄班都知

賜官戶時上酌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
欲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付夷臘葛曰收
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為止復有監鹿詳穩亡一鹿下獄當死夷
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為一獸殺之良久得免遼法廢岐
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為鹿鳴者呼一鹿至命夷臘葛射
應弦而踣上大悅賜金銀各百兩名馬百疋

敵烈諫征康肇遼史

蕭敵烈字涅魯宰相撻烈四世孫識度弘遠為鄉里推重始
為牛群敵史帝聞其賢召入侍遷國舅詳穩統和二十八年聖
宗謂群臣曰高麗康肇弑其君誦此誦族兒詢而相之大逆也
宜發兵問其罪群臣皆曰可敵烈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抗
敵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殘未復烏夷小國城壘完固勝

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

二介之使往問其故

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

令已下言雖不行識者疑之

孝穆諫不宜棄明

蕭孝穆小字胡獨董廉謹有禮

聖宗遙授建雄軍節度使

加檢校太保時國家無事戶口蕃息上富于春秋每言及周取
十縣慨然有南伐之志群臣多順旨孝穆諫曰昔太祖南伐終
以無功嗣聖皇帝仆唐立晉後以重責叛長驅入汴鑿馭始旋
反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僅得和好烝民樂業南北相通
今國家比之曩日雖曰富疆然勲臣宿將往往物故且宋人無
罪陛下不宜棄先帝盟約時上意已決書奏不報

劉慎行諫毋以喜怒加威福遼史

劉慎行累遷至北府宰相監修國史時遼景宗多即宴飲行誅

賞慎行諫曰以喜怒加威福恐未嘗也帝悟諭政府自今宴飲有刑賞事翌日稟行

梁襄諫止臨幸金史

梁襄字公贊金世宗大定三年登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為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世宗納之遂為罷行

馬貴中諫世宗繫絛金史

馬貴中正隆間遷司天監大定八年世宗繫絛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圖徽繫絛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為戒臣願一切罷之上口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亡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武耳

孟浩勸宗儉金史

孟浩字浩然遼末年登進士第至金世宗時拜叅知政事起為御史中丞世宗勅有司東宮涼樓地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為則也未幾皇太子生日上宴郡臣于東宮以大王鈞黃金五百兩賜丞相志寧顧謂群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賞如此又曰叅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為執政卿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

鈞壽諫索鞠仗金史

木虎鈞壽金宣宗貞祐間為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鈞壽以其家所有鞠

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新懸膽之日奈
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
百姓也宣宗不憚擲仗籠中明日出筠壽為橋西提控

尉忻忠諫悟主 全史

赤蓋尉忻字大用金哀宗正大元年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宮
室尉忻極諫至以臥薪嘗膽為言上悚然從之同判睦親府
內族撒合輦交結中外久在禁近哀宗為太子有定策功由
是頗惑其言復倚信日深臺諫每以為言太后嘗戒教曰上之
騎鞠舉樂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終不能去尉忻諫曰撒合
輦姦諛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為中京留守
守朝論快之

張昭諫改獵

宋史

張昭字潛夫知制時後唐明宗好畋獵昭疏諫曰太祖初鎮大
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蓋軍務之
餘畋遊自適洎先帝膺圖啓祚嚮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
爾乎萬乘之儀而猶因習舊風失其威重馳逐原獸殆無虛日
臣愚以為事有可畏者四焉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
宴遊不離苑圍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
驅馳驟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塗凍滑萬一有銜繫之
變陛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
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彼初聞陛下革
先朝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典有則不
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暫
遊近甸彼即以為復好畋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何且打鹿射鴈之事新敗軌
傾軛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
可法貽厥孫謀若以陛下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其可
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如半額爲
法之弊靡不由茲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慎始
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戒樹文王
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
疏奏明宗嘉納之

李濤切諫晉祖 宋史

李濤字信臣後唐天成初舉進士宋王從厚鎮鄴爲起居舍人
後晉天福 中工員外郎李濤賦詩刊部郎中涇師張彥澤
沒見

初 真於 晉 初 日 通 日 吾 與 彥 澤 有 誓 約

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濤執奏如初 通 日 吾 與 彥 澤 有 誓 約
怒其死濤厲聲曰彥澤終拉言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
鐵券今復安晉祖不能答即拂衣起濤隨之諫不已晉祖不得
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罷彥澤節制濤歸
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先是范延光據鄴叛晉
祖賜鐵券許以不死終亦不免故李濤引之晉祖崩濤坐不赴
臨停官未幾起爲洛陽令遷屯田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會契丹
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人皆爲濤危之濤詰其帳
通刺謁見彥澤曰舍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
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濤
神氣日若

趙普補綴舊章復奏 宋史

趙普性深沈有崖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太祖時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摺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

趙普諫委兵柄 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祖乾德二年以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

欲使符彥卿管軍趙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兵柄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太祖迎謂之曰豈非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有未備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太祖曰卿若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

周翰言減租賦 宋史

梁周翰字元褒宋太祖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

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

溫叟諫禁職母作伶人事宋史

劉溫叟太祖時為御史中丞時為右散騎常侍俄充翰林學士迥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嘗召於便殿令奏數曲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不復召

李符諫太祖南郊宋史

李符太祖時遷知京西南面轉運事太祖欲幸西京有事于南郊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也宮闕不備二也郊廟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內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七也千乘萬騎盛暑扈行八也不從禮畢還京改比部員外郎

李漢瓊諫止太宗輕生宋史

李漢瓊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出為彰德軍節度四年太宗親征太原攻城都部署李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矢集其腦併中指傷甚猶力疾戰上召至幄殿賜良藥以慰勞之先是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幸其中以勞士卒漢瓊極諫以為矢石之下非萬乘之尊所宜輕往上下乃止

李昉諫籍民兵宋史

李昉字明遠宋太宗太平興國中拜平章事王師討幽薊不利

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為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傳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為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固知戰鬪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難以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

趙普諫無妄赦宋史

趙普字則平宋太宗時兼中書令祖吉守郡為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無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小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柰何以言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

其言乃止

姚坦諫假山宋史

姚坦字明白太宗時為皇子翊善太宗召曰諸子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質導使日聞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簡各宜勉之坦性木強固滯王嘗於邸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樂飲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間而毀之

寇準引衣諫帝宋史

寇準字平仲宋太宗時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

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薛奎諫宴樂失禮 宋史

薛奎性剛不苟言遇事敢言宋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

李紘諫止樂工 宋史

李紘登進士第以秘書省校書郎真宗時拜監察御史時召成都府樂工許朝八等誦教坊絃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此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子等遂罷歸

仲淹請后還政 宋史

范仲淹字希文仁宗時為秘閣校理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

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

范仲淹諫修宮院 宋史

范仲淹宋仁宗天聖七年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

孔道輔諫廢郭后 宋史

孔道輔字原魯宋仁宗明道二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揚借馬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

不當輕議。絀廢頭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誦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答。

唐介論文彥博 宋史

唐介字子方，宋仁宗時為轉殿中侍御史。時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予蜀日造間金竒錦緣關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置國結。」

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行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比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爲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貞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魯宗道以禮匡諫太后 宋史

魯宗道字貫之，宋仁宗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

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

王溥諫焚交結之書 宋史

王溥字齊物後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為祕書郎時李守真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景崇反鳳翔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為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藉其名將案之溥諫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氣冷自消頌一切焚之以安反測周祖從之

司馬光言廣淵奔競 宋史

王廣淵字才叔慶曆中上曾祖明宗集詔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為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千卷宋仁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近昵獻所為文及即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周張羨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

若訥屢進正言 宋史

高若訥字敏之宋仁宗時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時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為濫慢閭文應為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為相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絕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

容如唐延英故事

唐介言後宮奇靡 宋史

唐介字子方仁宗時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宮奇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去

余靖諫迎舍利 宋史

余靖字安道宋仁宗時進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戒懼以答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建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今自西垂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

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為神異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籍其福以庇民哉

劉敞諫使宦者議樂 宋史

劉敞字原父宋仁宗時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時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劉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為袁盎笑也

何郊直諫仁宗 宋史

何郊字聖從宋仁宗時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毫邑而留經筵郊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死樞密使夏竦譏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郊與

張昇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為副都知郟
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
假郟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郟爭辨允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
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
何敢掠義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薛奎止后冕服 宋史

薛奎遷尚書禮部侍郎章獻太后謁太廟初欲被服天子衮冕奎
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終不且心聽及太后崩仁宗見
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衾有所屬何也奎曰其
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始卒以后服斂

范鎮言推至誠 宋史

范鎮字景仁宋仁宗時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

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
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
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

修古力諫天變去奢侈 宋史

遠之仁宗時遷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司天監主簿
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曰官同考定及奏以謂
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
被罰修古奏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未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
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
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謂重傷物
命且貞宗時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時頗崇建塔廟議
營金閭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

滕宗諒論火災宋史

滕宗諒字子京宋仁宗時舉進士其後仲淹稱其才迺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大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祕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熾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寃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唐虞哉况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速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為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

后還政

蔡襄諫崇佛宋史

蔡襄字君謨宋仁宗時進直史館兼脩起居注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淳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功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

王堯臣諫帝張燈宋史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宋仁宗時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會從父冲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喪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

堯議者歸罪內侍都知閻文應堯臣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乘輿出即上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遊幸帝為罷張燈

滕元發論新法宋史

滕元發初名甫宋神宗即位進知制誥知諫院時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訶訶恐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

范鎮極論新法宋史

范鎮字景仁宋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錢司時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言青苗有見效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為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

韓琦諫新法宋史

韓琦字稚圭家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熙寧元年七月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褒其疏以示宰臣曰琦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防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

張戡極論王安石等亂法宋史

張戡字天祺神宗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言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說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說隨臺臣又用李定輩繼續而來芽孽漸盛呂惠卿劾薄辭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戡曰戡之狂宜宜為公笑

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戡曰公亦不得為無辜抃有愧色

陳舜俞諫行青苗宋史

陳舜俞字令舉家神宗熙寧三年以屯田負外郎知山陰縣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藪擾鉏釜鑄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耆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貫貸為苦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振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

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存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或雖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妾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料而秋放之月與夏歛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歛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而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蔽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

楊繪諫杜外戚僥倖宋史

向傳範字仲模尚書左僕射敏中之子以父任為衛尉丞累遷知陝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神宗熙寧初諫官楊繪言傳範與安撫使無以杜外戚僥倖之源垣密使文彥博曰傳範累為

非緣外戚神宗曰得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求者

司馬光諫論呂惠卿用心不正宋史

司馬光字居實神宗時為天章閣待制兼知諫院時呂惠卿為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悔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恣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誦諫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宗禮正言以未正人宋史

陳宗禮字立之理宗時升直學士即遷尚書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

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社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母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母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母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母但寄躑曲逕類引貪濁

王安禮諫詔移民墓 宋史

王安禮字和甫宋神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眾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廿六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公著因八異諫神宗 宋史

呂公著字晦叔神宗時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

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趙抃論新法 宋史

趙抃字閱道宋神宗時擢參知政事抃感願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手詔褒答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眾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

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

王安禮諫偏信宋史

王安禮宋神宗元豐四年轉左丞王師問罪夏國涇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曰貴雜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太寧與同參覈且搤繫康直以俟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

鄭雍諫禁謁加嚴宋史

鄭雍字公爾宋哲宗時為中書舍人時二府禁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宅百揆職也被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柰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

鄒浩諫立劉后宋史

鄒浩字志完宋哲宗時擢為右正言哲宗立賢妃劉氏為后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義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義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

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既嘆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人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

韓宗武諫玩好宋史

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博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

陳禾極論童貫奸邪宋史

韓宗武宋徽宗即位拜為秘書丞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劇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為爾欲盡加罰帝委曲申救乃已

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永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柰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永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永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公望奏挺之挾情肆誣宋史

江公望字民表舉進士徽宗時田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

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獨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則以為私惠公望以為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且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豈忠臣乎

曹輔諫徽宗微行宋史

曹輔字載德第進士徽宗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歷秘書省正字自正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

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畧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
出入塵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
今乃談以為常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
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
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
於斯須甚可畏也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
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
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
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此諸微服晦跡下同
臣庶堂陛陵夷民生茲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正
堂審問太宰念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小
小言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

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平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
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
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
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
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通開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
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柳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
怡然不介意

沈與求諫以微物累盛德宋史

沈與求字必先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徽宗時累遷明州通判後
除監察御史時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進發宣和間所
製金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侔大禹今康國欲以微
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上從之

張守諫兵權悉由朝廷宋史

張守字子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登進士第徽宗時擢監察御史遷參知政事時金人寢盛將帥失守於是奏之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募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各使令悉由朝廷然後可以有為也

王衣諫免球罪宋史

王衣字子裳高宗建炎四年升大理卿時王球為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奏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

汝文奏應誠欺君父宋史

翟汝文字公巽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八年後擢局編修官遷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高宗時有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

李椿諫市牛筋宋史

李椿字壽翁宋孝宗時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

游仲鴻諫留朱熹宋史

游仲鴻字子正孝宗時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

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
自為聰明者也願聖還熹母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

史浩諫監刑 宋史

史浩字直翁宋孝宗時復為右丞相因樞密都承旨王柎建議
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首秀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
市人京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
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謹叟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
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闕則始釁者軍人
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抗鬪爾可同罰乎陛下
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言亦可畏等死
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
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曰曷喪予及女皆亡豈二世事乎求

去其後有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
之

劉珙諫因象疲民 宋史

劉珙字共父孝宗時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進資政殿
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
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
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乎

項安世開陳孝道 宋史

項安世字平父宋孝宗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
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
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
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

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可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

黃祖舜諫誅王權 宋史

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汜敗王權走宋孝宗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媿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

黃裳勸帝省視壽皇 宋史

宋孝宗壽皇不豫中外憂危黃裳抗聲諫上光宗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二曰待制曰侍講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求主失

不使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度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闕待命

黃度諫不省重華宮 宋史

黃度字文叔宋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太微其占為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為事君之忠蓋託已為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

汝愚調護兩宮 宋史

趙汝愚字子直光宗時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
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
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
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
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
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
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為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
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
北內從容竟日

李祥請留趙汝愚 宋史

李祥字元德寧宗時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
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

留正棄印一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
搖天下復以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
忠巨節拂黜黜闇何以示後世除真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
罷之

王居安言奏事徒職 宋史

王居安字寧宗時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
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
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
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迕權要徒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
不復留矣

吳獵精誠直諫 宋史

吳獵字德夫寧宗時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

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抵見焉會偽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

葉適請寬偽學之禁 宋史

葉適字正則宋寧宗時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立憲黃度三人悉與郡自

是禁網漸解矣

徐霖直言日食 宋史

徐霖字景說宋理宗時擢秘書省正字會日食霖應詔上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官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姦豪未辦臺臣之討賊不決精侵感浹日為之食

王拱辰引裾諫仁宗 事文類聚

王拱辰仁宗時為中丞時帝以夏悚為樞密使臺諫交論其奸邪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前後十八疏乃罷

劉黻上疏諫游幸 宋史

劉黻字聲伯理宗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伏闕上書以忤執政安置

南安及大全貶散還太學時諫理宗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龍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吳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適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龍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鴈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

歲有恒收非陛下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大一

文謙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

大元世祖征大理大理川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城張文謙與劉秉文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請宥之由是大理於終不知悔者也夫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

庶希一言之給合宜諫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

庶希憲每奏議帝不當受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王府多所容受今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天下事重一或面而不言不必言我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大丹勅中書給所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因大丹也帝曰然不諫宋燈侈靡宋史

臣受孔子戒矣帝以五月己未迅雷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

孔子之戒如是而一為奇反欲笑婦汗清禁上累聖德今因震霆

土盤 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王碧字文炳仕元一上宴樂元史

諫曰日本小夷海一缺也為侍從官數得侍宴內廷因諫曰臣聞

受帝震怒謂非一憂未有不治志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為

之心而然耶磐對一恨深加納之

叛亂之地冒萬死一民租元史

何為耶明日帝遣一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至

者一上寶枕因出一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

鐵哥

諫哥奴伽乃氏元一請入見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

花赤從獵百香兒一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

久慣熟牢不可破一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所臨分野則為福一昭宥大理之民元史

堵可也今五一凶主高祥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

武帝福太一於長一心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

其悔之弗早猶愈一民賴以全活

過言過行宰執侍一諫止大丹元史

言之皆所以納君一則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元世祖曰卿昔事朕

人言宰執以一向天子臣乃爾本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

下也其心豈一仇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

丹為湯文宣之一而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

延宗寶祐三一迎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

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

張燈侈糜倡優下
示威巨額聖明覺課伐日本元史

重山世祖連大常卿時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

粘合重山金源貴迫儉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

天子以天下為區以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

樂此忘憂之術也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

弘範以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况無子嗣他心欲

張弘範字仲諱有臣以温言慰撫使燕憂懼後聞內府珍玩

元二年移守人切之

朝廷罪其專權諫元史

之大倉帝曰何談祖至元十九年進中奉大夫夜是官

實而民死亡殆盡地獵人亦不刺金射兎誤口名號駭中

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亟

釋之度人有盜鑿杭米者罪當死鐵哥諫曰臣鞠度人其母病

盜杭欲食母耳請貸之牧人有盜割駝峯者將誅之鐵哥曰生

割駝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

雄飛諫赦元史

張雄飛拜御史中丞至元二十一年罔上尊號議大赦天下雄

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

在上豈宜數赦世祖嘉納之語雄飛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

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朕今從汝遂止降輕刑之詔

不忽木諫僭刑元史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遷刑部尚書

時吐土哈求欵察之為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

事

集賢堂

二百三十三

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吐土哈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不忽木諫曰遇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爲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過後人豈肯爲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

董文用諫巡狩元史

董文用字彥材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爲翰林承旨是歲世祖崩成宗將即位上都太后命文用從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即日可其奏

阿沙不花諫濫賞元史

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元武宗時有近臣蹴踘帝前帝即命出鈔十五萬貫賜之阿沙不花頓首言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竒技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脫脫諫止誅戮元史

康里脫脫時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嘗有不遜語武宗將寘于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

脫脫諫武宗出戰元史

康里脫脫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脫脫從行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進擊海都大破其衆脫脫手斬一士之首連背胛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

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武宗與大將朶兒答哈語及之朶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武宗深然之

阿沙不花諫武宗酒色元史

阿沙不花加特進太尉武宗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丞伯顏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麪蕪是沉靡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求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繼自今毋愛於言朕不忘也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

臣才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

曹伯啓諫殺諫臣元史

曹伯啓字士開元英宗立拜爲山北廉訪使時勅建西山佛宇其亟御史觀音奴等以歲飢請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迺劾臺臣緘默使昭代有綏諫之名帝爲之悚聽俄拜集賢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

之法當改易丞相是之

拜住諫止修造元史

中書左丞相拜住從幸上都次察罕腦兒英宗以行宮宇麗殿

制度卑隘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

自當切諫元史

自當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曰太子為好事宜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為監察御史而欲黜亦乞刺台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為陛下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亦乞刺台僉憲湖南文宗嘗欲游西湖自當諫曰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自當遂稱疾不從行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游耶

脫脫諫敗獵元史

順帝至正四年脫脫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里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

李泌諫降竒台元史

元順帝至正八年監察御史李泌言於帝曰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竒氏亦位皇后今災異屢起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仍降為妃庶幾三辰奠位災異可息不聽

王溥諫焚交結之書宋史

王溥字齊物後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為祕書郎時李守真

據河中趙思紹反京兆王景崇反鳳翔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為從事河平口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某之溥謀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氣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

周祖至平羊盪察時吏交必言其帝曰世毋誓不與高靈李必藉利音曰兵變而欲黜亦乞刺台自當言曰朕其言曰下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殺之難曰古者帝王當居上里之上日與大臣對言求其善而除其惡土猶置主驛也山之戰而帝幸如安此再則帝至五四平湖湖起時大夫以野騎首漸大縣臨中水

湖湖如難云

III
4
30